

太平經國之書  
周禮五官考



太平御覽  
卷之百一



周禮五官考

陳仁錫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太平經國之書（及其他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周禮五官考

此據學海類編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 周禮五官考

明 古吳陳仁錫明卿述

儒者多讀無用之書。爛然芸紉。而曾不比保殘守闕之漢儒。古人所謂有書不讀。良可惜也。余不慧。引東方朔飲酒法。大略東西周石。秦漢斗。晉魏以下。不過二升。醕然醉矣。六經醇醴也。其猶宗廟燕饗。王及后世子。諸有秩以式。敍者乎。若周禮。則五齊三酒。清醬漿醕。共酒酌數。入于酒府。惟王詔之。故周禮之于五經也。如關石和鈞焉。魯論宗一周。周公監夏殷。六百餘年。至孔子。周禮在魯。曰。舍周何適矣。粵邇禹會塗山。玉帛萬國。湯黜夏。歸商者三千。周蓋千八百國。會孟津八百。及春秋冠帶十二。未幾合爲七。併於秦。周諸侯盡矣。諸侯盡而周亡。周亡禮亡。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幸其書出于文景之代。故四書者。周禮之箋疏也。吳臨川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缺。漢藝文志。序列于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春官五篇。武帝求遺書上之。藏于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于錄略。以攷工記補冬官之缺。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于杜。漢末馬融傳之。鄭元。元註行世。宋張子。程子。皆尊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冬官雖缺。以尙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愚按冬官非闕也。或曰。攷工記其殆遂古之書。而周人輯之歟。樂氏之爲削。

也。臯氏之爲聲也。臯氏之爲量。鍾氏之爲染羽也。其義不通于今。古音也。甗、甗、鬲、庾、豆皆墮也。有虞氏尙陶。則河濱之物耳。古俗也。西北利用車。東南利用舟。上古東南不關。用車多用舟少。舟制不傳也。廬何以爲戈秘。宜何以爲人頭也。古語也。以何量車。以庇量耒。古度也。字奇而法。辭富而鑑。不與五官同。古文也。營國經野。不與五官同者。古奠泐法也。傳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兌之弓。和之矢。此乃中古之制。非太上皋陶臯臯之范也。故攷工記遠矣。辭薄商書。銘埒商頌。文采則虞書之繪繡。尺度則禹貢之斤。後之作者。猶騏驥之逐日而馳。遽乎其不相及矣。故此書隸于周官。可不隸于周官。可不亡者。劉氏力也。補冬官。防宋俞廷椿氏。其後王次點氏。邱葵氏。吳澄氏。何喬新氏。繼之。互有增損。大都剗地官之似。以補冬官大司徒之文。十去八九。小司徒則盡去之。夫大禹相舜。猶系司空。故召康公以太保營洛。仲山甫以冢宰城齊。召穆公平淮夷。亦命營謝。宋皇國父以太宰爲平公。臺臺而司城子罕。以行朴。春秋築城作邑。無慮百千。能者爲之。未有專屬。穆王命君牙作司徒。敷五典。和民則矣。而祁寒暑雨。小民怨咨。則安民固多端。詩不云乎。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不廢土也。王畿千里。大司徒爲政。內而六卿。小司徒。鄉師。以下主之。六卿之外。爲六遂。遂人。遂師。以下主之。六遂之外。爲都鄙。王子公卿大夫之采地。所謂畿內諸侯也。太宰卽以八則治其國。六卿六遂。天子親擇官而治之。所異者。六遂之官爵。每下六卿一等耳。柯氏作釋原。割遂人以下四十職。以補冬官。較五家尤謬。攷五家所輯。如天官膳夫不離肆。烹人在庖。而獻鬯之人。遊于他署。內司服不出闌。縫人在室。而絲枲元黃。不奉機杼。掌舍。掌次。幕人。後世之更衣湯沐也。獸醫以調天子之

馬夏采以待大喪之復而黜之他官春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謂之五史故曰祝史示虔也內宗外宗內女外女使觀于王后之奉宗廟饗諸侯助王亞裸示敬也天府所藏宗器也治中也民數穀數也示虔也司服掌五禮之冕服示辨也冢人職天子之陵使墓大夫達于天下萬姓示戚也馮相保章氏天子以登臺祇視書雲物示慎也曷爲外之牛人隸地官羊人隸夏官犬人隸秋官大祭祀大享鬼神示則司徒共其牛牲司寇共其犬牲司馬共其羊牲牧人無牲市于司馬故各異屬今槩以祭牲入諸禮官此益謬矣政官之屬司勳掌六卿賞地法凡有戰功者銘于太常祭于大蒸司士掌羣臣之版司馬論進士之賢諸子掌國子之倅祭僕小臣密邇燕寢小子之職釁軍器屬師田斬牲以徇陳司燿掌行火之政令以出內火羊人共羊牲匡人以法則而匡諸侯擇人掌誦王志職方氏掌地圖諸侯牧伯祕不得見形方氏制地域土方氏以土圭相宅訓方氏道四方之政事量人量軍壘軍舍州涂軍社山師川師以山澤之物利害而頒之于邦國原師辨天下之地名而封國立邑司弓矢臺人繕人弁師掌戎服節服氏職袞冕皆有秩于司馬不可闕也大行人以下九職舊隸司寇置行人以立于司寇之閒隱然王鈇之不犯今盡取其九職入之春官何居司隸五隸之長罪隸郡國之俘四隸之俘大司寇以隸處之以法繩之而役之槽櫪之閒曷爲入于司馬乎以全經言之亦有一疑者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太平之世殘刑刻膚赭衣菲屨交臂歷指而塞路疑一也泉府之職官與民市吏不能皆才民不能皆愿吏橫則欺民民猾則欺吏疑二也周家祭祀莫詳于頌昊天之神郊祀無分祭之文殷之詩望祀四嶽河海四望



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詩。妣與祖無各祭之文。其作樂亦未聞有用歷代之奏。以分祀之禮。疑三也。周西都。今關中也。東都。今洛陽也。關中距北虜二百里。封地不加益。且以千八百之國計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何以封疑四也。又如以期會男女。調人和萬民。致珍異之物。國服爲之息。或竄補。或誤解。善哉乎鄭氏元之言也。其註小司馬之職曰。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職其數者。蓋當時僅除挾書律。漢武詔求亦晚。說卦河內女子始出卦圖。蓋圖占法。樂經笙詩六篇皆亡。附會間有。又謂此書出于劉歆。歆嘗學奇字于楊雄。故字多誕。然何異于全經。駁鄭氏嘉石註云。嘉石文石也。使民思其文理。而悔過焉。則演焚之瑤瑤。汶泗之琳琅。不尤善乎。肺石註曰。赤石也。則黃白之石不可用乎。邦汙者。奸民乘上隙而激衆以倡亂。如水之激而逆行也。今註云。汙如斟酌之酌乎。鈞金束矢。非貧民可辦。履肺石而號。搗路鼓而鳴。先王故不以鈞金束矢而終困苦之矣。雖然。不猶愈五家耕無主之田。而自畎澮也哉。王安石不善讀周禮。胡致堂不讀周禮。正不知作何分別。大抵學者。始失于過信。過信則無書不可讀。過疑則無書足讀。此千古讀書之鑑也。五家本。何氏最後。爰書具而報當。故以何氏本行之。仍吳興訓雋之舊。余乃句爲之解。自外屬隸本屬。書舊隸某官。自本屬黜外屬。亦書舊隸某官。補冬官者。凡目之不各書其出。而古本瞭然宜復。若夫陳諸黼坐。詔諸學宮。前賢論列詳矣。

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義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註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也。至于孔子更修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註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重復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逾法度。惡其害己。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至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宮。按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而瑕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卽儀禮也。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于山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過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多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竝出。共排以爲非是。惟歆猶識其年尙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于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竝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轅氏杜子春。

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七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傳相證明爲解達解行于世衆解不行兼覽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爲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經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憫之久矣六卿之人實居四同地故云經千里之地者誤矣又六卿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多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爲武都守郡少小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尙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按藝文志云成帝詩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按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于哀帝之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竝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故今文垂理則是也故鄭元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其子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大夫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元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摭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恊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其名周禮爲尙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

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按尚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爲辭。君臣相詰命之語，作周官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有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若茲焉得從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于成帝劉歆，而成于鄭元，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惟有鄭元編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傾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曰：元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後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古周禮闕冬官辨 武進徐常吉

周禮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補之，蓋惜其書之未完，而爲是綴緝之計，雖不免續貂之誚，而于聖人之全經，猶爲無害。近世俞廷椿乃以爲冬官特散見于五官之內，而未嘗闕，遂掇取五官之屬，而用以補冬官之闕，妄憑胸臆，割裂聖經，殆所謂周公之罪人。夫周禮一書，聖人用意深遠精密，其設一官，分一職，卽如府史胥徒之賤，酒醴鹽醬之微，好用匪頒之末，分布聯屬，靡不各有意義，而欲于其中任意割裂，以相補塞，則此足而彼虧，襟捉而肘見，是昔猶冬官之缺，而今則五官之俱闕也。昔周禮雖缺而猶全，而今則雖補而反缺焉，其爲聖經害也大矣。曰：然則何如？愚以爲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而冬官之缺，不可補，亦不

必補也。何以見周禮爲未成之書。考之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又周官序云。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蓋周公自一年輔政。而有流言之變。及鷗鵠之詩。作金縢之書。啓而歸。袞衣東歸。始與破斧缺斨之役。管蔡平。而卜洛以遷殷頑。公于是遂有明農之志矣。當殷頑弗靖之時。淮夷徐戎。實相連結。公之歸政。淮夷尙未剋平。至成王卽政。巡侯甸。始伐淮夷。則所謂滅淮夷還歸在豐。當在公致政七年之後。至是而作周官。前此雖云。制禮作樂。而周家一代之典。尙未定也。則所謂周禮者。乃周公預擬之。以待他日之用。若唐之顯慶開元禮。初未嘗見之行事。愚故曰。未成之書也。所以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封國之制。不與武城孟子合。建都之制。不與洛誥召誥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則以其未及見之行事故耳。不然。使其已見之行事。則何公歸政之後。成王乃又有周官之作也。愚故曰。周禮。周公未成之書也。夫以公之所未成者。而後之人。遽以己之胸臆補之。噫。亦妄矣。僭矣。

敘考工記江夏鄭正城

民有四工。居其一。官有六。司空居其一。禮有六。冬官逸其一。而考工記興焉。其人則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磨。埴埴。其技則爲車。爲量。爲鍾。爲鼓。爲圭。爲侯。爲弓。爲矢。爲筍。簞。爲營。國。爲溝。洫。記之所爲工也。夫上古之時。黃梓土鼓。土簋陶匏。而登。無爲器械之用。纖悉瑣尾。於王政何居。蓋器車神鼎。見天巧焉。而聖人之作。無苦窳亦無淫巧。以全民用。以彰軌物。至于工執藝事以諫。則規萬之中。尙有典刑。人主豈敢厭縱。

其耳目以爲邪心。比於末世。木鵠、玉虎、雲梯、威斗、大鍾、刑鼎、瓊弁、金掌、寶山、銀海、楮葉、綵花。爲奇爲袤。恣玩好而蕩心志。則記之所爲戒也。蓋考工而古今不相及。觀若可知矣。夫以記而參五官。五官制事而記制物。五官之文闡然。而記斐然。五官爲經。而記爲疏。五官在方策之間。而記爲顓門之學。五官在周。而記在漢矣。記果弗倫矣乎。然讀記之文。而周之五格、六玉、彤弓、盧矢、豆區、釜鍾、良工、哲匠、發矟引墨。如幾見之。循聲得貌。賦象班形。至使般僂攬其指。函冶避其神。離朱謝其巧。操觚之士。不能賈其餘。以自見。記之文焉可誣也。世儒執邦土地利之說。而謂于五材無當也。則以五官有越俎而當討。有溢數而當裁。若是乎冬官不亡。而記自贅疣矣。夫先王馭吏。精神貫注。而事用旁通。時攝、時析、時置、時省。世代縣邈。莫可殫述。如鴈鳩旣舉。不廢五雉。禹宅司空。垂工益虞。殷人五官之外。六府六工。甯爲龐乎。漢人司空。乃爲御史。隋唐之代。尊爲三公。甯盡得以冬官水土之非其職乎。唐虞惟百。夏商官倍。所損所益。若存若亡。必以其屬六十。而不宜有羨。修冬官而亂五官。吾無取焉。夫秦漢而後。六籍之亡久矣。甯獨周官。吾猶以五官而僅存。猶當有如記之者。以標其微眇。而暢其疏節。發揮事業。揚詡治平。而奈何更議記也。吾猶以記爲未盡。而量田賦民。耜耦同成。鑄律作樂。皋陶修弇。不覩先王之大全。而奈何于其幾希之存者。而輕議廢也。今土裂而出。甌泉湧而見。鼎鼐博古之士。目瞬必驚。視如神運鬼工。莫可彷彿。由此而談。周漢而上。工絕技而文絕調。記之所考。吾能徵之矣。冬官亡矣。夫記者。當自獨行于世。而于五官之眞贗無論也。

考工記跋沙隨程暹

五官體制皆同。而冬官以考工記補之。又自一體。有似造物者。特亡彼而存此。以成是經之妙。考工記不特爲周制。蓋記古百工之事。故匠人以世室、重屋、明堂、竝言之。三代制度皆在此。但書不全矣。漢人以金帛購書。多是僞作。如此文字。非漢世以後。鉛槧所存也。又廬柄也。戈戟之柄。專命一人主之。古字不通于後世者何限。廬字若非訓詁。何以知其爲物柄哉。又榑其漆內而中誦之。榑。註家訓度。看來考工記須是齊人爲之。又詳于車制而不及舟。其爲西北人之書無疑也。鳧氏、棗氏、築氏名義無考。築氏爲削削、書刀也。不記紙而記削。其非晚周書可知。